公私聞見錄

上

余宗姪東平尉鄭公載崙年九歲儐 王室時
寧陵丙申也翌年行婚禮與諸公子出入 禁闥獲
覲 聖祖親承提耳之訓傍聽老瑺老宮人典故之
談又隨朝班與先輩長老並肩聯席於朝行垂五十
年其聞嘉言懿論者旣多兼有家庭之聞錄爲兩冊
目之以公私聞見雖係賤隷賤婦之言有關警世則
必皆收錄而若係人惡隱慝則不錄盖遵歐陽公歸
田錄之例也一日東平公以是書示余曰幼叨 禁
臠未嘗從事儒業所記文字未能通暢縈校檢逮猶
善於文故使叙其滯澁而公好觀古今小說於此等

文字必能筆削幸加什正使文理稍順見者無碍余
不敢違略加點竄以還之仍念吾門世有名德至文
翼公益大彰其後名公巨卿比代並生居官守家爲
後人模範可記之事寔多而東平公或恐人議之以
私揚先德只書不可不書者若干條而已於此益知
其過於慎也今 上二十七年辛巳孟夏折衝將軍
僉知中樞府事鄭之賢識

公私聞見錄上

鄭載崙著

世宗朝有一少姬麗冠後宮常在左右姬恃上眷愛以微事上請　世宗下教曰使兒女子敢蒙干請之言由予嘗罷而然也此女幼而如此壯可知矣乃作而遠之終不復近云余八代祖直提學公仕　世宗朝此說流傳於家庭故余得聞之

成宗大王鍾愛一王女嘗以倭真珠耳璫賜之宮中傳玩稱為無價寶子孫世傳尚今留存余嘗借觀之蓋不及於今世之所寶者近世尚侈此亦可見矣

仁宗在東宮開書筵講官開卷進讀忽玉色慘沮徐

命宮官曰讀止起而入內少頃復出曰有蜂入袖螫
之甚急纔已去之耳　仁宗方冲齡而聖德天成雍
容如此余少聞於家庭
順懷世子嬪尹氏之卒也殯於昌慶宮之通明殿將
祔葬於世子已卜日而值壬辰倭亂　車駕蒼黃去
邠遂掘坎權厝於後苑及翌年還都則已掘去之矣
竟不得其所在其坎至今凹陷尚不塡平余嘗目見
而問於老璫其言如是云　順懷　明廟世子也
宣祖崇尚儉德御衣無錦段尚設不貳截嘗迎詔而
郊內侍進午饍及撤命招諸儐賓賜之所設只水流

飯一器乾魚五六尾及醋薑淹菜醬而已諸公食訖
上命褁餘袖去曰此禮也先君翼憲公聞於海嵩尉
尹公新之云尹公即 宣廟主婿謚文穆
宣廟時入侍臺臣有以近來服飾華美爲言者 宣
廟披裡衣示群臣曰予衣亦用綿布臣子服用豈有
過於予者耶諸臣惶愧而退自後俗習一變聖人化
俗之機在於俄頃者信矣余曾祖左相府君親承
上教無言於家庭云 宣廟所御綿布衣尚在其時
王子後孫家人多有見之者
宣廟朝內璫李鳳廷常眠侍能先供奉筆硯間頻得

宸翰餘法李東皐浚慶時爲首相緋呂鳳庭責之曰
汝以內侍摸習御筆將欲何爲乎不改當有重刑鳳
庭大惧效松雪體以变之 宣廟聞而喜焉余嘗聞
此語於先輩而未得其詳及見仁興君所撰月窓夜
話亦載此語仁興即 宣廟朝王子也其言宜可信
海嵩尉尹公常言 宣廟常謂諸公子曰爾
輩謂予樂於爲君乎一人不得其所皆予之憂也豈
如爾輩出入自恣無所係著者耶使
吾愛河城君祿俸以供朝夕而心無所憂則必勝於
南面之樂矣此即萬屋非心之意所以能有中興之

峯云河城 宣廟潛邸時爵號也

宣廟朝尚方貿貂皮于中國造煖帽以進 上御之以接見詔使詔使問曰國王貂帽得無太煖乎 上曰其煖果倍矣詔使笑曰此非貂皮也中國某地産猫毛色與貂相近貪國人被瞞買來西煖甚傷人久則頭痛宜速去之云其時傳語譯官之子有峯儒年老者爲余道其聞如是

宣祖在宥有一御史與監司爭坐次高下啓請裁定 上批之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御史當居上久後又有監司與御史爭坐次復啓之 上批之曰詢

是奉命之臣一從資級高下可也後退臣陳達榻前曰事有艱難者當令該曹議定而 聖批前後之辭大相逕庭奉行之際莫適所從矣 上曰吾果率爾後當戒之矣

宣廟朝有一近侍中官受暇歸鄉列邑多款待而禮山倅某獨能以法自持定式外無絲毫所加中官銜之欲以誣中之還白於 上曰列邑中某某倅待臣皆如定式而獨禮山倅以臣賤待至尊之故過之特辱迎候境上親執鄙事先生隣里秋毫皆 上恩也上以某某倅爲能守法而嘉之以禮倅爲猾媚中人而

鄙之顯加陞亦外間反意其由於待官之厚薄後有
近臣以此陳白者 上始覺其誣同恚以中官之變亂
黑白狀諭之群下莫不感歎
萬曆壬辰唐將征倭者至義州謂我國人曰汝国禮樂
文物動遵中華而軍民皆無樂生之心者皆骨軟禮
苛以致蓋唐將審知我國風氣柔弱人心脆薄而然
以浮文小節爲務故民不堪命而至於此耳旬月之
間乃能察人國事如此
萬曆丁酉唐將之再舉征倭者皆到漢京 上命令
館于士大家客室余宗家會賢坊第亦有來住者而

所管軍卒分接于傍近人家中有一卒以屠牛販利
一日宰屠後軍大將之在義州者傳令禁宰殺其卒
不敢以令前為解即捆出埋之其令行禁止如此
宣廟朝國舅延興府院君金公悌男即余所後外祖
南公之表叔也國舅第老婢子逮事者常言永昌大
君之生人莫不相賀稱慶而獨延興公與清州牧使
琜之配鄭氏憂歎不已其後永昌枉死而金門幾滅
蓋預料其為禍兆也其婢語此事咽不成聲
壬辰之亂 宣祖去邠至松都百姓全集迎駕或痛
哭或垂涕而其中亦殭無識之類高聲呼之曰主上

不念民事專以富厚後宮爲事以眷愛金公諒爲第
一集今日到此何不令公諒却聃耶至有向上投石
者而侍衛單弱不能禁其時掖庭僕隸之隨駕者言
於余以　宣廟明德豈偏厚於公諒而公諒之斂怨
於一時可知公諒仁循之凡也
貞淑翁主　宣祖大王女也嫌其庭除狹隘告之於
上曰隣家通側語聲相聞簷宇湫露無有礙備願得
價而買其地　宣廟下敎曰聲低則不聞簾備則不
見庭何必廣乎人之居處容膝足矣自下亂黨二部
曰厭此以蔽之可也翁主遂不敢加占及　仁祖改

主後始以私財買以益之云翁主東陽尉申公翊聖之内也

宣廟將擇儲試問於諸王子曰饌品之中何物爲上光海對曰鹽也 上問其故先海曰調和百味非鹽則不成矣 上又問汝輩所不足者何事光海曰只以母之早死爲痛耳 上奇其對先海之得陞儲位專賴此言云朱參奉德基嘗聞於許筠言之如是

宣祖大王至誠事大凡於表咨文字必親加考閱未嘗泛過而槐院諸臣不能仰體 聖意不自製進專委之於製述官許澂澂庶孽也識見多不逮其所詰

擯爲不能稱旨　上累下嚴敎至曰公卿置國事於相忘之地而唯一許澈擔當勤勞褒爲仍命賜許澈某物益以激責群臣也余得聞於家庭

世之欲以一己恩譽求以禍楢人者皆不知命者也當　宣祖中年金公諒者以仁嬪之兄薦被內眷人多輻輳而有一朝官右親昵時具達海威心惡其爲也言於禍中曰吾八臺閣必驅此人朝官怨具公次骨使公諒爲中傷計　宣廟慮具公或爲他日仁嬪子孫之害時　元宗在沖遠邸遂以具公妹配　元宗是爲　仁獻王后後　仁祖改玉具公子夯以勳

戚累代隆赫富享近百年而猶未安究其所由皆出
於朝官中傷之計禍福之來果可以人力為乎世之
欲求福者與欲禍人者視此則可以知事皆在天而
人不可以容力也有耆老宰相為余言之如是
安公坦夫家世甚寒微而性淳謹不與人較有女入
宮為　中宗大王後宮是為昌嬪自是持身愈益謙
謹雖隣戶小兒到門詰責只引過遜謝而已一未嘗
發忿懥之辭及嬪生王子女遂杜門不出恐人或以
王子外祖家稱之昌嬪次子德興大院君寔生我　宣
祖大王入承大統安公處地又尊貴而不変疇時之

心身不着細微晩以老病失明　宣廟欲榮其身欲
以尚方所進貂裘賜之而恐違雅志使人諷之曰
主上方製貂裘必以賜公旣賜之後則公不敢不着
矣安公曰我是賤人着貂裘死罪違　上命亦死罪
等死無寧安分而死　上知其意不可稟命家人稱爲
兒狗皮以進之安公以手摩之曰尚方之狗有別種
耶毛之蒸細何至此也爲加於身　宣廟之於安公乃
外曾孫而不過厚其衣食安其寢処而已未嘗加一
命之官蓋不敢官私人也安公所得廸順副尉告身
亦其原從勳例得者不以私恩也至　孝宗朝追贈

右謙政余幼時有老宗室言之如是

金文忠公尚容在 宣廟朝陳于榻前曰士大夫私札之行於兵吏曹者已是可駭事而近日則婦女諺札公行於兩銓至有由此得官者此習不已終必爲亡國之兆也至光海朝其言果驗

萬曆壬寅 宣廟簡定繼妃大禮之日諸後宮多有不平色獨仁嬪金氏辭氣安然至於奉進龍袍之際供奉左右有若別有喜事者然當日宮人之侍殿上者皆曰金嬪必享厚福之人先君幼時聞於麗朝国舅夫人言于家庭夫人卽余曾祖之嫡氏也

宣祖大王嘗與征倭天將泛舟漢江天將曰此有潛
龍軍校中有能捕之者請觀之　宣廟曰龍不爲害
何必捕之天將笑而止盖中國人多善幻術者故慮
或被其誑眩且慮所捕雖眞處之亦難也時余先祖扈
駕親見其事故余得聞於家庭
宣祖朝王子於國舅潘城朴公在世時皆幼沖無相
接之事及延興金公爲國舅諸王子皆長成矣王子
逢着國舅於路上則下馬拱手而立國舅亦下馬勸
王子乘馬而王子不敢乘遠遠步行然後始乃騎馬
而去歲時必候謁國舅而下馬於大門之外王子之

尊敬國舅如此而國舅夫人迎見王子盛備饌羞以
待之國舅家之禮待王子亦如此云余外祖南公郎
延興公之甥姪也親見其事傳於後云
宣祖朝搢紳間有號語謂鄭松江澈嘗有豈無一日
之說蓋謂松江有欲山陵速崩之意也終至流入大
内 上下手札問于我曾祖左相府君曰鄭澈一日
之說卿亦聞之乎處宗何如府君對曰流播之言無
人不聞臣何敢曰獨不聞乎但搢紳間喜傳此說者
皆平日不悅於澈之人也是以臣則不爲之信聽矣
光海時老宮人言豈年光海之雖也余詰之宮人曰

光海即位後歲數登稔百物豐饒近習專尚豪侈戚里日事歌舞每以太平上聞光海侈心漸加士夫貪侈尤甚　明宗朝老宮人尚在闕中歎曰豐年宜在聖世而反在今日無乃蓋吾君驕大之心而使之失国耶由此言之豐年豈非光海之孽耶

廢主光海妃柳氏崇信佛道肇致金佛於大內親事禱奉以求利益且於宮中刻木範土造佛像甚多以賜内外寺刹常祝天曰願後世更勿為王家婦云伊時余先君得聞国舅家人之言後言於家庭

余兒時入禁中聞諸老宮人　萬曆戊戌光海主在東

宫嬪柳氏以臘月四日生子禋其日朝有荷生子禁
庭蓮池中西俯西華俯西旋落盖一日間耳宫中
皆以爲異瑞及光海嗣位禋封爲世子癸亥光海遜
于江華禋亦廢放江華於荐棘中闕地跳出遂不得
令終其荷岂先兆其不久歟方其臨死嗟唏歎咄口
占一絶曰塵寰翻覆似狂瀾何必憂愁意自閑二十
六年成一夢好隨歸去白雲間吟訖又仰天長嘯者
良久遂死盖其得年二十六也
余内公主之保 母尚宫金氏即光海朝宫人 承恩
者也爲余言廢朝宫邪事且自言其遠族有禀擲杆城

郡守者曰渠受賂故渠得賂甚多又聞老武士李𤣶之言其堂姊某者當壬戌秋得擲雲山郡守末望而其時三望皆有內請先海難於取舍數月不下批某乃賣數臧獲辱賂寵姬金可柔竟得差往及 仁祖改玉革職廢錮云金氏良家女子也今 上乙卯老死于余家年八十一

先海乙卯爲其妃柳氏之慈堂蓬原府夫人鄭氏錫宴瑞蔥臺廣東宮贈詩曰遐齡八袠慶綿々玉對芝蘭滿眼前宸眷深嘉垂百歲孝思常頌奉千年樽開紅醞天香襲珍勝瑤臺雨露偏上苑新秋晴日永渚

蓬少島五雲邊鄭氏次韻曰繼〻承〻宝曆綿文慈
武孝兩無前光騰門户逢千載德配乾坤祝萬年未
死重逢蓬島上餘生深荷聖恩偏陽春一曲誰能和
少海奎章映日邊後題萬曆乙卯孟秋念五日蓬原
府夫人臣鄭氏敬次主上殿下賜宴瑞蔥臺春宮
寶韻慶祀又為鄭氏張壽宴于通明殿光海贈詩曰
鍾德名門福壽全宜家令範更無前森〻簪笏華軒
溢濟〻芝蘭錦幌連慶逮少陽肇国祚光昭壼理迪
民賢坤宮奉酌通明殿盛事人間萬口傳鄭氏次韻
曰未死殘骸幸尾全御風重近紫宸前日邊佳氣衣

邊襲天上懸光席上連霞臨宣来欣醉能少陽昇座賀仁
賢賡歌宝作翔鸞字故與兒孫萬世傳後題萬曆乙
卯仲秋旬二日蓬原府夫人臣鄭氏敬次　主上殿
下賜詩王韻柳氏贈詩曰叨侍宮闈廿九年翟褕徽
典愧前賢攸逢　宣廟中興日更見吾王至德全世
亂幾忝龍御運時乎長享鳳帷邊慈顔鶴髮通明殿
稱壽邊鸞羅渥備盖柳氏之配光海在　宣祖丁亥
至乙卯爲卄九年也鄭氏次韻曰俗累塵緣惱暮年
一心聊慰壼儀賢承恩再躡三清界贊化重歡二聖
全賜宴淩閑金殿裡需雲繚繞老身邊關雎樛木非

事美更祝乾坤德不偏後題萬曆乙卯仲秋旬二日
蓬原府夫人臣鄭氏敬次内殿賜寶韵世子又於八
月旬八日製詩手寫以贈鄭氏其一曰通明殿裡敞
雲屏金燭輝煌映紫庭千載維逢今日會奉歡稱壽
拱深情其二曰縹緲祥雲迷紫闕葱籠佳氣繞楓宸
奉歡蘭殿情何盡薦壽華筵感轉新并先海柳氏兩
詩皆寫贈之鄭氏故即作屏寶藏余於兒時因老宮
人聞其事矣今 上戊辰年間聞其屏在一士人家
借而觀之筆法精熟而甚無骨氣鄭氏即余高祖林
塘府君第二女也卒於萬曆庚申十二月初七日壽

八十

光海時男巫福同無鬚髭皃類婦人而語音亦雖着婦人服出入宮禁爲中壼禱疾設淫祀於通明殿西作假馬如國葬時竹散馬之狀列立庭中〻官具朝服立其前宮女掌事者與福同交雜行祈禱事混淆無別如是者數矣後將淫祀而福同以事被拘於捕盜廳受杖足之刑廢世子親抵書於捕盜大將得解而入宮設祀如前云福同每出入郊外常有內司及別宮奴子後先導行一日到果川萬壽僧庵〻在余家墓山中奴暹同年時十許歲往見之潛語人曰彼

是出入宮禁交通內人者耶福同微聞之使人捽曳
以支履批其頰殆死乃舍還因每言其事於余曾矣
反正後福同死於刑戮
故老能言光海時事者云有天官郎勢焰張甚朝士
之通塞出其手有一亢官者思有以媚之一日往見
因言某家隣近有一妓甚都雅足下如欲一盻則當
掃室以邀吏郎首肯之爲期日而送之至日吏郎至
其家而其妓偶適他其人恐得失信之責入語其妻
曰我若得罪於吏郎則終身不得官爾可替妓以侍
寢乎事在昏夜爾我之外復誰知之再三懇諭而其

妻終不聽其人遂擁而納之其妻裴拜以非吏部聞其聲即趍而歸〻語其事於人坐是廢棄

先海時李甫瞻有駿馬名聞一國時柳希奮爲本兵長使人乘夜潛入竊牽以來截之園中甫瞻廣散僕隸大索累日終不得柳度其已疲還送之李驚駭絶倒其時卿宰以詼諧相制多類此云

先海朝老宮人有以故紙裹珠而紙有所録物名余取觀之則乃其時某邑倅進獻闕中者而所録則大殿綿紬五十疋中殿四十疋東宮三十、疋而金尚宮任昭容等諸寵姬各有所贈遺盡都録以送于金尚宮

使之分進者也

有長老之及見光海朝者為余言其時僞獄甚多上變希功者無虛日有一人被逮而至乃無知村氓也掌鞫者問汝何為而作不軌事乎其人曰不軌者何謂也獄官曰謂謀逆也曰謀逆者何謂也曰啚為王也其人愕然起立曰窮巷殘民賣柴糊口常恐不及何敢有啚王得国之心乎遂仰天誓之曰我有斯心則狗乎猫乎也聞者悲之云曾見柳夢寅小說記其時事曰飯匙稍鉅於入則必上變蓋寔錄也

余九歲時初入大内先海時老宮人尚多存者相與

話舊而急余童騃不解聽語無所隱諸人咸曰光海主過於慎色一月之間幸後宮者不過十五日而世誤以好色稱之其寃甚矣噫自古太子諸王生長阿保之手不知傷生之道全無限節率多夭折安知其不由於此等之說耶

光海壬戌冬間昌慶宮通明殿中有諸書移御速速四字自空墮下如是者日數十度至明年三月十二日乃止翌日 仁祖反正或者神鬼以告光海雖去此宮之期在速而人之不能解如偽蜀太平字耶余兒時得聞此說於老宮人而後聞許及第積之所言

亦知此盖許之從妹有爲光海後宮者故詳知其時事云（曾任首相而不書官稱及爵者削官未復故也）

老宮婢春香乃光海時八內供奉者也以 上命來幹余家事爲余言癸亥反正日夜三鼓有一宮女號哭於庭前曰火光燭天喊聲又近禍已迫矣何不奔避求生乎渠亦驚起出視則軍人之白布裹頭左把火右持兵者遍滿禁地急向後苑則光海與五六內侍十數宮女奔向北苑小門而內官以鑰開門則有人牽馬立待乃光海寵姬金尚宮之奴而聞變意光

海從後門出故鞴馬來待也光海騎馬諸人隨後行
至濟用監松峴光海八明不知人家諸人各自奔迸
浚聞其家乃醫官鄭柟壽家盖隨後宮人中有柟壽
族焉故引西八之云
光海癸丑　仁穆金大妃與貞明公主處于西宮者
十年天啓癸亥春侍婢一人忽發聲高唱曰三月某
甲此門將開浚見天日其有期乎宮中皆以為狂至
其日　仁祖奉大妃浚位公主禮歸于永安尉洪公
柱元子孫成行楠履冠諸主々子萬㥵嘗以聞於其
尊堂者為余道之如是

癸亥反正日首相朴承宗書諸片紙曰事君無狀致
有今日何面目見先王於地下況淵而死以謝天地鬼
神將投水而不果馬至衿川三岳寺入臥僧房以繩
絞項以其端投窓隙使其奴引以縊之奴跪曰奴何
敢手殺主也死不敢朴曰吾不死於今日則將爲萬古
罪人汝殺余則爲忠不殺則不忠也僂々晩聲奴乃
縊之而號哭不已是日其子京圻監司自興亦自殺
於其寺中寺僧目見者嘗言於吾家宗丈云
有兵曹老吏金峻者目見癸亥反正時事謂余曰先
海無道日甚天怒民怨碩儒亦皆有曷喪之歎及至

擧義之日遜于江華行色慘然見者雖無知賤隸無
不傷心出涕西勳臣中傷惻者廿快樂者多傷惻者
後皆爲賢士大夫快樂者皆不得令終云
癸亥改玉光海遜于江華後移喬桐及丙子年間再
報日急朝廷命移置濟州西嚴飭護行人役勿語其
所往之處船上四面皆障以帷幔使不能審着所往
地方俟到泊始告之時武臣李元老爲護行別將西
水路艱險溺死者數既泊彼岸去帷請下光海問此
爲何地乃告以濟州光海愕然大戚曰我何以到此
我何以到此殆不能定情其時濟倅迎候於船泊之

所聞是語跪進曰公子若於君臨之時亦遠邪佞不使宦官宮妾干預朝政則何以到此乎公子不見不脩德毋中皆敵国之語耶光海涙簌〻下不能語云李也與余伴直德存言之如是

申判書曰政嘗語於青平沈都尉曰少時讀書于一室家小樓上其家旧主乃光海朝宰相而罪死於癸亥後者也其塗壁之紙多有當時遺跡剥而觀之則其中長書一通乃其宰之僚友戒勉其宰者也有曰主上濁色而荒于政金銑輩聚斂而割民肌宮禁不嚴倖門大開金尚宮任昭容之稱遠播京外邊帥守令各

有定價搢紳進退以金爲媒四境嗷〻擧懷昌喪之心而土木工匠不絕於九重之内宗社危亡非朝即夕西人切齒南人含怨小北非笑而公等不之知惟欲安享富貴如是而能保富貴者未之有也勸子處毋天地大變必也舍命爭作以折姦謀以明倫紀然後可以自立於覆載之間如不能然則須速掛冠歸退云不知此書出於何人而縷〻所陳皆是切宗之言故至今誦之不忌云余後聞金国舅清風公之言亦言嘗於其家見此書云

光海癸丑永昌大君㼁以八歲稚兒栫棘喬桐終不

得良死方其甦識也沈相国喜壽來見余曾祖左相府君垂疾曰　主上宜抱置於膝上啗以果寔曰有賊欲害汝我在汝勿驚如是則可以慰　先王在天之靈而今反有此不忍爲之事必不得保我邦家矣老臣恨不早死衣袖盡湿云

有任氏老翁言光海後宮昭容任氏乃副提學蒙正之妾女而判書甦正之侄也早喪父母養於其外家與任家絶不相聞及庚戌年方十三其外祖母寅緣納宫甦正方爲原州牧使聞而大駭遺書止之已無及矣以此見忤於光海屢年不還官既而稍進用竟

爲門禍倘使任氏一門恒存驚駭之心一如初入之時則豈有末稍之禍乎此可爲後人戒故爲言其事云

光海朝有人以俚語爲長歌名曰流民歎備陳民間失所之狀流聞宮中光海爲减鑪冶所徵炭之役云

其時老宮人言之

光海宮人之流落者至老皆誦桃花梨花杏花發南里北里西里春不寒不熱好時節半醉半醒無事人之詩余問何以能誦則曰光海主深喜此詩常於上林賞春之日必令諸姬吟咏以聽故能久而不忘耳仍泣下沾襟

光海朝弘文館書吏金忠烈見罷姬金尚宮用事人心憤鬱上疏曰赫々宗周褒姒滅之我朝鮮三百年宗社金尚宮滅之臣爲 殿下痛哭疏到政院論議不一終至退斥而忠烈身在下賤言人所不敢言忠直之氣至今凜々此無非祖宗崇奬言者之效也忠烈稍解詩律自號玉壺子其子宝昆爲掖庭司鑰顯廟丙午扈駕温陽登武科

光海朝国舅柳公自新富貴既極子孫亦盛簪紱盈前貂蟬滿坐讌集過從殆無虛日世稱福祿今古無两每於張樂歡樂之時輒有拍手羣笑之聲出於半空

曰盛哉宴也婦人之與宴者起立著屐又有笑聲曰
延何大乎舉家歡喜皆謂天降大福鬼亦助歡及至
癸亥先海遜位諸柳誅竄戊辰柳公之孫前承旨孝
立謀逆伏刑舉族殆殲鬼笑之実其驗於此乎昔劉
伯龍家貧將營十一之方鬼見拍手伯龍歎曰貧窮
固有命遂心伯龍之悟柳氏之不悟可為後戒矣其
時與宴婦人之子今為大夫年老家居嘗親聞於其
慈堂云
光海朝天使之來東者語譯輩曰李甫瞻許筠汝国
貴臣而李則秋風泣女之相許則老狐被縛之状其

他宰相亦皆不吉而百僚之面帶殺氣者甚多汝國
王其得無事乎未久而其言皆驗是眞善相人国者
也其譯官之子以聞於其文者言於余
癸亥擧義日光海見火光聞喊拜謂內侍曰易姓則
必先火宗廟震立則 宗廟安寧汝試登高望之內
侍還曰宗廟有火矣光海嗟歎曰李氏宗廟至我
而滅矣遂與內侍跳出北門蓋光海常以進供柴薪
積置於咸春苑擧義時軍兵放火燒之苑去 太廟
甚近故內侍錯認 宗廟有火也伊時宮女之 親見
者爲余言之

癸亥反正日縛致光海亂政之臣於闕門外有奉常寺下人孝男者秉守者困睡蹴韓纘男兩骨間曰汝能復困我乎纘男額鼻傷眦幾至出血而不敢一語孝男仍欲更蹴之爲守者所覺而止盖兩日前纘男受宮女之囑挾孝男故也掖庭司謁文得立目見其事後言於余

癸亥反正日韓纘男被縛倒地渴甚求飲於守卒〻曰　大妃在西宮飢渴甚於汝今日而汝不曾進一勺水我何以救汝渴哉纘男更不敢出言云訓鍊老卒有目覩者言之

光海時老宮人爲余言廢主時宮女無不締結宰相名士各有所爲主者宮女輩爲其親屬有欲圖囑則必曰某宰與某女相交可因以通之凡於官爵刑獄之類公相祈請則某宮女亦不諱秘直曰須製一佩囊以來護簡以送則事無不成者伊時固視爲尋常事到今思之廢主失位皆吾輩之罪也吾輩乃偏塞無知女人而猶有自怨自艾之意若使其時宰相名士生而聞吾輩此言則未知當作何懷云

癸亥反正日光海從北門跳出中殿柳氏與數十宮女乘夜注後苑藏伏魚水堂中軍兵圍之數匝者兩

日柳氏曰吾豈隱匿偷生者也使宮人宣言中殿在此則宮人輩惶怖不敢出有韓姓保香者自請宣言乃出立階上曰中殿在此矣大將方踞坐胡床即起立西今軍卒稍退其陣韓又以柳氏意問曰主上既已失國新立者誰歟大將曰 宣祖大王之孫而不敢言誰某矣韓又以己意問曰今日此擧爲宗社耶爲富貴耶大將曰宗社幾亡故吾輩不得不奉新王反正豈自爲富貴也韓曰既以義爲名則豈可鋤殺前王之妃大將聞此言即報知于 仁祖飯供頻厚云宮人之同八魚水堂者爲余言之

老宮人又言光海主適狎宮姬環以進退者五十餘人而必欲盡得其歡心人賜絹細數十匹及綿布五十匹內司不能供其費益以買官者私献之物故其季年私獻日加居官者之貪饕皆由於此云

光海即位之初廣置後宮以求則百之慶及其中年夢有絳袍大官自天下告曰王之殺人子多一子且不保何求多男是後光海求斷產之方於中国術士之來東者至施符呪其時宮人臨老垂疾曰吾輩於伊時欲生王子惡其符呪到今思之吾輩之終無產育者天之禍我也

光海朝老宮人謂余曰伊時清道倅乃士夫家子弟而乃爲奸巧事抵書於麗姬金尚宮而紿則曰謹獻某物幾種以爲轉達天聽之地未復曰欲知尚宮安否盡情作書云此則一男女交奸之書而金姬以其書及所獻物種進于光海光海覽而嘉奬之以爲尋常事故鄭夢獮以金姬族女之夫夤緣交結至入於晝備門內與金姬終日對語時有潛奸後宮之謫潛奸後宮則未有顯著事而宮闈之不嚴如此安得保有國家乎此皆吾輩一時貪得之致而使光海失国世子不得令終吾輩之罪萬死猶輕仍嗚咽不能語

癸亥反正日光海從北門出隱伏於濟用監裕峴醫人鄭柟壽家蓋柟壽即宮人之族屬也時柟壽方在喪中使光海變着喪服潛藏於房中俄聞 仁祖改玉朝著日新知其終不可匿詣軍前告之 仁祖命以籃轝擡到闕門外光海尚着白衣耳掩低頭泯黙而坐有一勳臣之弟以慢語戲侮之伊時見者莫不憤惋而畏其勢焰不敢呵叱後其人以他事被極刑云

光海在濟州李延城時昉爲牧使申飭廚人潔其膳羞以進光海喜其有異於前也曰此必前日受恩於余者也有老宮人隨往者曰非也光海曰汝何以知

之宮人曰爺爺之黜陟臣僚一從後宮毀譽此俾若曾曲廷受恩者必將薄待故主擲掩前日隱秘之跡豈敢致誠如此哉光海後知爲時昉垂疾低頭屢見其宮人光海卒後宮人隨往者歸言於舊時同伴故余得聞之盖時昉靖社元勳延平公之子亦參勳籍封延城君而光海朝未霑一命云

光海之廢置也隨往宮裡有性悍猾賊者供事頗不謹光海責之其人厲聲曰爺爺曾居至尊之時百司八方逐月進供有何不足而索饌於無恥之流至有沉菜判書雜菜參判之語乎尚方以時節進錦袍毛裘

有何不足而大開私献之路至使商譯市井得通仕
路乎後宮之衣資食物亦各有該司之供有何不足
而索賂於求官訟獄者使民心大崩乎爺爺不謹奉
宗社使国家至此而入北海島之後反責我以不謹
供奉能無内愧乎爺爺失位固所自取而吾輩何罪
囚此栫棘中耶光海低頭無一語只咄咄而已伊時見者
莫不憤其言之悖慢謂必有天殃其人後因他事累
不良死云同入島中者後言於人故余得聞之
有老宮人言癸亥靖社兵入宮宮中鼎沸有戴紗帽
者一人突入宮中曰世子安在我是侍講院官員甚

也寸見世子即背負趍去其面顙則依俙認得而姓
名則終不記使臨亂效忠之臣姓名不傳可恨云
光海時老宮人言光海於宮中常隱身深奧處使人
搜覓不得則喜之得則不悅蓋慮有變而識習藏身
又常積亂白金數百櫃於宮中慮或失位則用賂中
朝以求復位者云余以是語質諸老璫吳以恭以恭
曰誠有是事矣廢君不知位不保則銀亦不保其何
能不失國也言之噓唏
余曾祖水竹府君有別墅在南郭外即林塘舊業也
府君在光海朝不樂在京時或往居焉多植花樹每花發爛

吾錦繡府君妹子柳文昌希奮置別墅於東墻之外
園林相連一日柳奴踰墻而入偷斷花樹將移植於
柳園奴輩駭而奔告府君曰希奮豈使其奴斷移吾
園之木也但其盈滿已極事變將至故奴輩之恃勢
如此有似造物使之不得自由者恨滿則自亡何必
禁之任其取去也未幾其家果敗同時朴承宗以首
相當國且連姻王室富豪極一時其妾子以童丱注
遊於水落山衣服騎乘輝映巖谷間見胡燕作巢於
山崖以蔚山半乾鰒魚戲擲其巢以觀村人爭拾之
狀蔚山鰒魚我東海味之最珍者也窮儒寒生得見

循不易而彼則視同瓦礫無所恪惜驕侈如此安得不亡乎二事雖殊大限將至迷不自省同一致也

金自謙妻李氏李迺平貴女也早寡多讀方外書出家為比丘尼為宮女輩所敬服注來交結方癸亥靖社時迺平實主其事有知其事者上變告之光海命設鞫廳邏捕四出禍將不測李氏抵書於光海罷推金尚宮曰吾父愛戴君父發於歌詠尚宮見此歌辭則可知吾父平日心事金尚宮以其書展讀於光海座前滿紙辭說皆悽楚悲感之語遂告之曰愛君如此而枉被刑戮則其為冤酷將何如光海聞而然之

後其鞠事義兵乃以其日三更掃清宮闈云老宮人

親見者後言於余

有柳氏老人言柳丈希奮為儒生時嘗斫木屐排細

於人家古基偶內逼脫屐置前登石磴放便屐上忽

有血書五字曰嗟君萬里行柳心異之後遭壬辰倭

亂竜駕西行中鉄丸洞腹而猶得全及至光海朝由

戚里至隆秩以文昌府院君兼判兵書時国家冨饒

專事豐豫而柳氏一門金貂盈堂歌舞酣宴無日無

之柳文之大人伊時國舅公第有樓封鎖甚固而有

新磨馬脚在其中流血淋漓其事甚恠而其家亦不

之恤也暨癸亥反正日柳文被捕於萬里峴人家不免大辟血書之徵至此始驗而子侄之刑戮者前後相續曩日中九而不死者意者留待癸亥之禍而樓上馬脚其柳公子孫血肉狼藉之兆乎瞰室之鬼未嘗不先期開示而迷昏於富貴豪奢之中不能覺察自取覆滅何敢怨天尤人也

仁嬪金氏乃監察漢佑之女而 元宗大王之母也在
宣廟朝被遇特隆生四王子五王女子女常呼以母氏則嬪蹐跡不自安曰國家不幸坤殿無誕育而吾輩有子女此不過借腹以生而已吾豈敢爲君輩之母

也常若不敢當西亦不敢以甬汝呼子女其謙德如是天豈不畀之以無疆之福耶余嘗聞此言於老宮人及聞徐領相文重之言亦符前聞徐公即嬪第一女貞愼翁主之孫也

綾原大君第有一老婢逮事 章陵者也平生患胸痛甚苦至死不能愈常曰 元宗在定遠邸有新及第者来謁命給優人一端布宮中無所儲遍貸隣家西亦不得以致遲延 元廟屢促之吾於門外回徨等待既久僅得之潛自墻底水道投納于内以之出給西其時過用心慮氣結成病至今為苦矣且曰元

廟以王子至尊貴也而不能備一端布尚無歉歎意今年廿公子輩米穀金帛堆滿廩藏而猶不自足如是而能無禍耶每以此誡勉　章陵諸孫云

壬辰之亂倭賊遍滿國中至於七八年之久士大夫家婦女多有被掠者及至賊退免禍之家不欲與遺憂者連姻　宣祖憂之曰此風若長擧國大家殆無完全者矣力勸宗室貴戚結婚於遺憂之家自後無敢區別疵累者當光海朝有庭請廢母之擧宗室百官多有畏禍不敢異者遠　仁祖改玉有追罪之議仁祖下教曰庭請之罪予亦難免議者不敢復言兩

朝鎮定調劑之道前後一揆矣青平沈都尉聞 两

朝聖教於其先相国言於余故茲記之

光海朝己未年間綾昌見羅於逆獄 仁祖在綾陽

邸畐其生萬方柳希奮有寵妾秉時索賂罔有紀極

仁祖傾財以遺而猶不滿望柳常赴其姊夫趙国弼

江亭之宴 仁祖踵往亦見柳拜以醉不肯迎接趙

勸之曰綾陽王孫也爲活其身辛勤来訪於十里之

外情亦戚矣公何以不見乎柳猶不聽趙自出迎謁

曰文昌中酒不省事而日晚路遠王孫不暇有飢渴

之憂乎仍以杯盤進及反正初朝臣有以希奮之不

助慶毋論欲活之者 仁祖下教曰三昌之罪豈容貰同柳終不免大辟盖自惡妄致也趙之江亭今爲青平沈都尉所有密昌朴承宗廣昌李爾瞻文昌柳希奮是爲三昌乃其勳號而皆封府院君柳妾安岳郡妓柳死之後自縊死

國舅延興金公 仁穆大妃之考也於光海癸丑因僞獄賜藥死旣葬之後發掘其屍幽其夫人盧氏于濟州絶島中時火焰方熾人無敢入見者達城尉徐公景霱以姻家之誼指揮一二親戚收屍斂棺殯於密室閉門漆棺權厝其地盧夫人在謫十餘年望絶

生還一日有鵲飛到簷前語查查不已如報喜狀天
人歎曰家破人亡有何喜事而鵲報如是也蓋鵲非
海島所有而忽有之人皆異之聚觀咨嗟俄傳 仁
祖改玉而承白奉 大妃徽音為迎天人來泊朝天
館一島歡呼審問鵲所從來則船人皆言船發海南
時有鵲飛坐檣竿將近津頭忽然南翔而不知其去
處矣始知其先使者報喜如此 仁穆大妃既復位
以手筆抵書于達城歷舉其茶棺事以謝之云達城
仁祖朝儀賓也 延興達城兩公後孫言之如是
仁祖慎賞罰惜名器頻笑不苟李馨益朴頲俱以醫

附承春馨盃至於夜半獨爲八諮而顧不過六品主簿馨盃僅至正三品散秩此豈非後世之所當法者也且聖度凝重簡默宮人眤侍者不得頻聞天語羣臣亦莫測天意深淺得一字褒貶以爲終身斷案而大内所御床榻未嘗加以丹漆其儉德又如此先君翼憲公常謂不肖等曰後世嗣王不必遠學堯舜只法　仁祖足矣

光海之遯于海島也朝廷爲置其姬妾數三人於荐棘中以供奉之後有中使於其室中得一紙以進乃婦人書而只訊安否而已　仁祖以内外不嚴罷守

者又拿同室光海妾稱任昭容者鞫之殿庭而終不
知其書之出於誰某時申文貞公欽謂鞫廳諸宰曰
吾輩目見舊主寵姬被刑訊而不能匡又從而莅其
刑必有後世之議又廢世子袗與其配廢嬪朴氏栫
棘江華朴以熨斗鑿地作穴推廢人出送既出不知
所向彷徨間爲守者所覺臺諫啓請正法李文忠公
元翼言此事雖自上施罪而臣下惟當爭執今乃自
下請殺不但於事理有所不忍而亦非開示來世之
道歎咄不已及自 上下問終始以全恩仰對而金
啓不止竟賜死今 上壬戌奉常判官鄭維嶽上疏

請以王孫例封爵追封之而朝議格不行申公獅象
村李公獅梧里
有宮人嘗言慶世子桎之將死也　仁烈王后告
仁祖曰桎罪之可生可死非婦人所知而國之興亡
在於德之修否德之脩否係於心之操舍心之操舍
決於俄頃故古有朝為天子暮求為匹夫而不可得
者　殿下之操心不如今日則安知無復有賢於殿
下者乎前人所為後人效之願勿殺桎以為他日保
全我子孫之計　仁祖頗疾傾聽而勳臣及臺官力
請案法云

光海末年完平李相國元翼退居驪州仰德里改玉
日 仁祖拜爲首相遣近侍召之光海時權臣之有
罪者將待公定其生殺其中一宰臣有寵妾以其所
蠙珠履納公側室以丐命側室特以告公公亟疾曰
使臣下有此物其君安得不亡使姬妾着此物其人
安得不死乎
仁祖化家之日宮女之可堪職事者倉卒無以備數
命光海舊宮人年老無罪者八內供奉有韓氏名保
香者不能忘舊主有時竊竊悲泣同列者密告于
仁烈王后曰某也追思舊主恐其有变也后曰此義

人也名韓慰籍甚至曰國家興廢無常吾 王
賴天之靈雖得有今日安知後日復不如光海之失
之乎爾之秉心如此可以何保吾子 命爲
保母尚宮且 錫胡椒一斗而引言者撻之
曰觀汝今日之爲可知他日之心仍 諭諸宮
女曰爾輩毋效此人韓氏感激流涕其舊人之
不自安者皆釋然故服務盡其誠余內公主之
保母金氏即光海朝進環人也目見其事常言之垂
涕
仁祖改紀後貽書國舅韓西平浚謙問宮闈間事當

先者公對曰光海時恩賞過濫以致失国今宜一反
其事使宗戚貴近皆知分限至於　賜與之
物亦皆定式無開僥倖之路然後可無恩竭致慢之
弊而　国家亦得久安矣　仁祖大以為然凡
所施與務得其中此皆韓公一言之助云　孝廟
常以此語獜坪大君青平沈都尉侍傍聞之為余言
如是
綾昌君佺　仁祖之弟也幼有令名為光海朝所忌
未娶而死於獄只有孽女一人　仁祖念之猶已出
嫁故名族而視其子女猶外孫眷顧之微無不軫念

以賜

癸亥靖社時推戴已定而勳臣中有專尚權術者故仁祖恐其臨時反覆親赴師期于延曙驛由彰義門而入識者謂其人必不得令終後果然云今 上二十一年乙亥立碑于 仁祖駐駕之地 上親製文以記之

仁祖壬午日本国請得 御筆揭於其日光山頤堂上使義昌君珖代書日光淨界彰孝道場八字以送之盖不欲以宸翰播之外國也而人多不知認為宸翰誤矣

仁祖己巳四月御　經筵講洪範至惟辟玉食知　經筵事臣張維進曰擧世皆以玉食爲粘米臣則以爲不然也凡饌羞之珍美者必以玉饌綺食稱之玉食亦此意也天生五穀以民爲食豈使人君獨食粘米乎知經筵事臣金尙容曰此亦不通之説也天生金　玉豈但使人君獨用之乎然定爲品制故下民不敢服用　上問領議政吳允謙曰此言何如對曰臣亦自少以玉食爲白飯今聞張維之言甚有理也

孝廟於戊戌年間嘗有下堂之憂久而不瘳口味屢
爽思嘗異物而慮致民弊不責該司使諸公子及宦
官宮女家隨得以獻厚直酬之不煩民力而諸物畢
至翌年龍馭賓天自後遂不無援以爲例者數十年
來其弊尤甚雖閭巷賤流得異物則
必獻之獻之必取有至於希望異數遂有不尊九重
之意生心佻偉日加一日古人所謂差之毫釐謬以
千里者豈虗語哉
夫責之該司不過市民一時奔走之勞而事過則已
寧有今日難救之弊乎

淑徽公主嘗請得一綉裳　孝廟下教曰吾方君臨一国欲以儉示先豈可令汝着綉裳乎吾千秋萬歲後汝慈氏爲大妃則汝雖著此人不深咎姑待他日可也

終不許淑徽公主以丙子十月廿七日棄世其姊淑明公主點檢衣服擧綉裳言其事如此

仁祖爲昭顯世子擇嬪也有一處子容皃豊盈一見可知其爲有德之人而但其坐立無儀哂笑不嘗賜飲食則無論飯羹湯胾皆以手指取啖宮人指以爲狂上亦疑其爲病風不之察也後有所啟甚有婦德仁

祖聞而出嗟曰我墮其術中矣余嘗聞此說於老宮人告諸先友柳文景紹則柳文曰我亦曾聞此言而其處子姓權云

崇禎丙子前詔使有以中国玩好送于我朝者中有春戲子一具春戲子者以象牙雕刻作男女淫戲狀其巧無比 仁祖命政院自外撞碎之時有年少假注書數人及其未碎取見於公座長老聞而出歎曰詔使之送注書之觀皆亡国之兆云

仁祖改玉之初諸勳臣意欲盡革舊事雖其不可廢者事在先海朝者則必欲改易乃已金相国尚容陳于

上曰人之勤于梳頭者日或千梳或百梳而循不能盡去贓垢夫日以千梳之勤不得盡祛一頭之垢則何能以一人之力一朝而盡易一国之事乎爲國之道視其泰甚而更張之可也不察事之是非一以革舊爲心則民不勝其擾也　上嘉納之

仁祖丙戌年間命賜姜氏死即昭顯世子配也朝臣驟諫之至有以去甑爭者　上怒曰欲去者去予不禁也時　孝宗在儲位乘間進曰　殿下失言矣人主必羅致恬退清直之士置之朝著之上採用其言然後國家可保如或怒其觸忤任其退去則在朝者

無非患失苟合之鄙夫知是而国不亡者未之有也
上曰予果失言老宿侍聽者言於余
柳夢寅在光海朝為吏曹參判及 仁祖改玉東西轉徙不恒其居戊辰逆獄之起辭連被逮初不知其所在或謂已亡命旋得於西山西山乃楊州村名也掌鞫相臣問曰汝何為謀逆又何以亡命夢寅曰光海之必亡婦孺皆知新王之有聖德奴隸亦知我豈有棄聖君復庸主之意哉且我非亡命但徃居西山耳相臣曰爾之西山之說我亦解聽矣使武王立箕子為天子夷齊猶當入西山耶夢寅默然良久曰我

嘗作孀婦詞以見志以此為罪則死無所辭仍誦而
告之曰七十老孀婦端居守空壺傍人勸之嫁善男
顏如槿慣誦女史詩稍知任姒訓白首作春容寧不
愧脂粉諸相臣欲活之有云云勲臣曰不殺夢寅則
效尤而不欲立朝者必多隄防不可不嚴竟論以逆
律夢寅自號於于堂有文集行于世
沈領相之源每語於人曰朴承宗既為光海朝首相
則反正後安得保全其命但承宗常不是爾瞻廢母
之論且死得其所則籍沒家財非勸戒來世之道也
余與金叅判始振伴直憲府時修撰沈梓翰林崔後

尚八直闕中来見金公言及此事金公之論亦與沈
公同
人之處世不遵正道專任權術則終必有禍奇自獻
宣祖兄河源君女婿也光海時以左議政立異於廢
母之論癸亥正後亦忝卜相之列而常以權數籠絡
一世甲子逆适之变有告其與賊連謀者被逮未覈
而适兵卒逼都城金昇平瑬盡斬在囚諸人自獻亦
與焉蓋疑其有權謀也與賊通謀人皆稱寃故也平
李公陳劄伸寃而禍之所從来蓋亦自取云
癸亥四月初十日光海在江華園籬中也　仁祖大

王下教曰廢人罪惡雖重即　先王遺體也余念在
彼因書不覺涕下今者時當授衣布衍優數下送
仁祖賓天趙相國翼撰謚冊文而有曰慈聖克享隆
養人不間於宋皇昌邑得盡天年事有難於漢帝宗
藩頌之言也光海後移濟州以辛巳七月初一日棄
世距其生萬曆乙亥四月二十六日壽六十七訃聞
仁祖輟朝三日進素饍五日特遣禮曹參議蔡裕後
率其郎僚與中使護喪以來又令各道監司陪行檢
飭祭奠禮曹請葬以王子君一等禮　仁祖特命用
隱長生殿梓宮易棺改斂遣承旨致祭十月初四日

葬于楊州赤城洞亥坐巳向之原與其配文城郡夫人
柳氏同原異室卽光海所生母恭嬪金氏墓一牛鳴
地金氏在光海朝追尊爲恭聖王后稱其墓曰成陵
逮癸亥革其號禮官中使監司終始監護返机于漢
城長興坊私第使其女子奉祀賜田宅臧獲而三年
内朝夕朔望正朝寒食端午中秋及四仲朔祭奠之需
出自官家柳氏卒於江華圍籬中乃癸亥十月初八
日也距其生萬曆丙子七月二十一日壽四十八用
其年閏十月二十九日先葬于此其治喪營葬之禮
皆有所定故光海之喪亦用其例光海之女即其時

淑儀尹氏出而後歸士人朴瀓遠尹氏乃士族嫡出
云其女之將婚　仁祖助其需又命舊時宮人往見
之余嘗聞先生長老及老癃老宮人之言得詳其時
事後因事過赤城洞見光海君墓表所記悉以前聞
錄之如此
仁祖大王以癸亥三月二十三日改玉二十一日使判
尹李适奉廢主及廢世子送江華五月二十一日廢
世子闕地跑出爲守者所捉自二十二日專廢食飲
二十四日廢世子嬪朴氏自縊死之距其生戊戌十一
月二十日年二十六二十六日以右相尹昉啓辭收

議於大臣三司及二品以上兩司合啓請斷之以
義勉從廟堂之議 上答曰省啓不勝驚惋斷之以
義之説是何言耶枉之穿穴不堪其苦之所致有何
罪過想其情事豈不矜憐乎顧在廢朝骨肉之變殆
無虛日然其美事乎予不料今日復見此事也勿爲
如此之論保全性命毋違至意廿七日司諫鄭磁引
避曰臣於慶東宮按法之啓未免隨衆矣及見聖批
愚衷自激不能堅執初見幾誤聖德之罪大矣請遞
臣職大憲吳允謙大諫朴東善引避曰臣等深爲過
慮以處變之道卒甫論啓矣昨承聖批感激于中思

欲將順聖意以為萬世聖德之事而及見鄭蘊之啓
在不覺瞿然知悔幾誤聖德與蘊無異請遞臣等之
職執義趙爾逸引避曰將順之美臣何敢獨後於人
乎玉堂陳劄并請出仕六月二日大司憲李貴特平
沈器遠金自點論啓并遞兩司之官初三日仍請速
處十八日玉堂上劄請復兩司之請　上答曰予
不料此論出於爾等今觀劄辭不勝驚怪勿為如此
之論以安予心廿一日朝講時三司合辭啓請　上
曰不得已勉從廿三日以禁府啓辭議于右相尹昉
使之自盡領相李元翼原任大臣奇自獻及余曾祖

海君病不敢議亡五日廢世子祬自縊死 仁祖下
教曰衣衾棺槨依廢嬪例爲之其葬在楊州水落山
玉流洞東麓新岡山云
仁祖改玉後議定曩日亂政者之罪有以追戮已死
爲請者 仁祖揮手止之曰光海戮屍之刑慘不忍
言予不欲蹈其轍耳至 孝廟辛卯有趙貴人之獄
時貴人之母已死有追刑之議先君翼憲公以 仁
祖下教之事陳達榻前事得寢未幾因臺臣論啓遂
戮之趙氏 仁祖後宮也 臺臣吳挺緯也
癸亥初吳相國允謙入侍經筵有一勳臣白手 仁

祖曰 中廟靖國後以燕山宮人分賜功臣今可放
而行之 吳公進曰光海宮人多有進還者而今日勳
臣皆是曩時北面之人自上雖有分賜之命猶當以
死辭豈可自下先請乎數倫敗紀莫此爲甚 上
欣然曰卿言良是予敢不敬聽事遂不行先君每誦
伊時 聖教言於家庭
仁祖丁卯清兵陷關西臺諫請正監司尹暄失守之
律 上不允者久臺啓將寢適貞惠翁主曰事入闕
翁主乃暄之猶子新之〻內而 仁祖之姑也爲公
其命 上曰朝廷之事當付公論予何敢低昂姑氏

詣闕之後君貸脂死則人必以予爲私翌日遂允臺
啓盖翁主之言激之也　仁宣張大妃嘗語諸公主
以爲戒
仁祖大王天章甚高而未嘗作一句詩批旨文字亦
必使內侍謄書而卽沉手草於水盆裂而去之故覲
王子家所有亦不過七八字小紙無數行宸翰矣
鄭判書經世於　仁祖朝秩至正二品而特命仍任
玉堂長官進講經史啓沃弘多　仁祖久不能忘後
有逸臣請官先賢某〻後者　上從之仍令吏曹判
書進前曰予之得免大過鄭經世之助寔多經世子

孫亦為收用先君八侍親聞　天語云
丁丑南漢下城之日被虜男婦累萬雜在賊陣中見
上號哭曰　主上主上何忍使吾輩至此耶朝廷士
大夫分黨交爭不恤國事以至於此西朝士之誤國
者晏然如平昔徒令無辜百姓受此係累之慘頓主
上念之極濟於水火之中也　仁祖俯視流涕
仁祖時人參價高貴不可得戚里一婦人有微惹其
家子身欲藉以罔利陽稱病劇請獨參湯生材　仁
祖令內局細剉以送之蓋下燭其詐使不可用於買賣
也戚里家惶恐後不敢飾非他戚里亦有所懲畏之

云
仁祖大王下教宮中曰漢文帝愼夫人衣不曳地天
子後宮猶尚如此况中国宮人何可使衣裾曳地乎故
及余出入宮禁之日遺風猶存焉
有老宮人嘗言 仁祖朝鳳林(孝廟潛邸爵号)麟坪大君出閤
後每當入謁宮中 上輒使年少宮女避匿曰天王
家自有禮法大君雖於予爲子而出閤之後則便同
外人宜有內外之別不可如幼年在闕之時 聖祖
嚴宮闈之道如此云
中平城景禛 仁獻王后之外從也登武科錄靖社

勳一等大拜至左議政及病重不可起始進領相盖
仁祖慮其非讀書人或不能鎭壓百僚以存重惜名
器愛人以德之意而又念其元勳使於身後得以人
臣極職書諸銘旌也
余於幼時侍長者之會聽其所言則曰趙龍洲絅李
潛寫命後在 仁祖朝入侍榻前極言 上過失曰
殿下於宮中某時有某事某日作某物然乎 上或
游辭以對則再三更陳 仁祖必下教服過然後始
乃退伏而人固是敢言者而 仁祖崇奬直言使兩
人能犯顔直諫若是使兩人在他時爲然峯則必不

得免云

靖社諸勲臣方議擧義以爲必得宗室中有聖德者

然後可以安宗社保民生而綾陽君龍行虎步有日

月之表可爲神人之主試問於錦陽尉朴瀰錦陽寧

甯妄對議不相合遂與之相絶擧事之日義兵將發

具綾城宏進曰公于登極之後若念朴瀰之言則將

示人不廣願忌之也　仁祖下敎曰然是臣擇君之

時吾豈介念乎願勿置慮也諸人聞此敎已知終爲

聖明主而錦陽猶不自安若將朝夕得罪者　仁祖

特除惠民署提調以安其心焉向非　仁祖如天之

量其何能保全性命乎錦陽 宣廟儀賓也

壬辰倭亂 宣祖去邠余曾祖左議政存君諱昌衍扈駕至長湍東坡驛拜禮曹判書白于行朝曰賊兵已迫朝夕未保宜埋 廟社主於淨處不幸國亡猶免褻瀆之辱幸而重恢可以還奉以歸有數三人以為如此則國不亡而社宗先亡矣事竟不行後四十五年有丙子胡亂王子大臣奉廟社主入江都時有欲獻埋安之議者而懲於當時峻斥之論不敢發及江都陷沒一島魚肉廟社主汚辱之慘有不忍言者還都後幾盡改造至是人莫不追思余曾祖之言其後

谿谷張相国言於潛谷金相國曰閱歷多者思慮深
事必覩其末終然後可知古人經遠之慮也今日
宗社之遭此變宗由於壬辰攻斥鄭相之議也谿谷
之亂張判書善徵時侍傍聞之後言於余
光海戊午姜弘立以都元帥領兵赴深河與天兵合
擊建州虜兵敗降虜 仁祖丁卯句引虜兵而來以
復舊君爲辭蓋與癸亥反正或失吊伐之義也及至
境上始知 仁祖以聖德中興奉 大妃復位而金
沙溪長生鄭愚伏經世張旅軒顯光皆彙登朝端驚
曰此人必不以非道立朝其意大沮勸虜解兵身歸

末因丁卯虜兵專爲贅和〻成便退未必由於弘立
之勸令解兵而賢士之進退係國家重輕如此
申昇貞淑翁主之子也其妻李氏嘗隨其姑入覲大
內出而語人曰孰謂南面王樂乎曉起讀書旋又視
膳問寢於　東朝晝省奏御文字夕又讀書以至夜
深其疏〻自告如此不及於窮措大無所營爲安居
自便者遠矣然雖婦女信口眞率之言而　仁祖孝
事東朝憂勤庶政之德可因此窺測矣
孝廟朝後宮李氏慶州人也生淑寧翁主而終　孝
廟世爵止淑媛供出該司此外無一毫所加　顯廟

在春宮請以內府剩餘助其不足累白而累不許曰
留爲汝他日之恩可也蓋 上意欲令其畏威於當朝
而含恩於後嗣也其懲前慮後之意至矣及 顯廟
嗣服禮遇備至〻于今 上恩禮極隆至安嬪女官
極品也癸酉卒年七十二哀榮無憾矣
後宮於所產子女不敢呼爾汝蓋不敢自母於其子
之意而安嬪李氏於淑寧翁主爾汝之 孝廟將加
重罪 仁宣王后屢請得免焉
孝廟誕五公主一翁主而每有恩賜不及翁主 仁
宣王后以爲言 上曰何必拘之乎 后輒以私財與

之盖　上意欲其息出於　后而使翁主常有感戴
嫡母之心也　上之微意　后之至德無間然矣
李孝達信達乃　寧陵後宮李氏之兄弟也　上嘗
招之伏於掖庭使中人傳命曰汝輩若憑藉汝妹使
閭巷有舉汝姓名者則將令兩司因擊治罪折汝膝骨
而後已也孝達等恐懼屏息不敢向人作聲氣至今
五十餘年渠輩年亦八十餘而安享清福視他後宮
族屬之驕橫覆滅者何如哉　聖朝約束嬪御之制
固可爲萬世法而孝達之保有家室亦莫非　聖恩
之攸暨也

孝宗大王一日密問於先君翼憲公曰具綾川仁垕方爲訓局大將而老不堪事卿亦思其代乎勳戚中誰可爲者先君對曰爲国之誠未必盡在勳戚聖鑑所照知得其人則願勿以非勳戚而忽之也 上曰是指李浣耶未幾綾川拜相遂將李台爲其代號令嚴肅賞罰明愼而軍政解弛之餘卒見紀律偏裨多有怨之者或粘書闕門或掛榜城門謀所以去之百端 上又密問於先君曰以卿薦浣故先勳旧戚里而用之今一軍皆怨將奈何先君對曰仁垕柔善年且老只以地望坐鎭而已未嘗罪一吏杖一卒故兵

不畏將者已多年矣久安之餘猝見新將紀律嚴明自相怨懟相與造謗以至流播內外若過五六朔頹緒整頓則軍中必恨其來之晚頗 上少俟之如爲流言所動浣久掌輦下之兵則國家終必賴之國家安不安在此臣敢以百口保之 上曰予志堅定卿如慮焉李公終能爲國盡誠不負所知大爲 孝顯兩朝所倚重余嘗白先君曰大人之薦李公自是廟堂例事而至其有謗而每詢之時則 上心已動矣大人猶不變初心益保其無他何以得李公若此之深耶先君曰吾於丙子之亂與李浣俱在陣中晝夜

同慶黙察其倉卒間處心之際則終非負国家者是以
知之深而篤之堅也豈無所以而爲之者哉
孝宗大王聖德出天友愛尤至其視同氣子孫無異己
出余於稚年猶及與麟坪崇善樂善及益平青平寅平
三都尉撛坪子福寧君四兄弟昭顯子慶安君出入
九重累承孝廟提耳之訓　孝廟命麟坪長孫之名
曰福祥蓋於當丁諸公主之生男也已以吉祥慶祥
嘉祥麟祥錫名又將待諸家兒之生俾與聯名欲其
益加和協又欲使諸王孫儀賓衣服鞍馬必與相同
無有厚薄妍媸故諸家婦女輒相通議一時措辦

上亦助其需一儀賓偶赤相告先着新衣　上大怒命裂其衣大責貴主帝下　教曰汝輩以王室宗賓處地相同務相愛護不失和氣以體予敦睦之意也余心常感戴服膺銘骨諸兮子志趣操行雖或方圓不同余未嘗有物我之心彼雖詐我則以案彼雖害我之不介懷只以無負　聖訓爲心及至後日既有自絶于天未免大辟者且諸家子孫又不能不失和氣各有色目分黨角立視若仇讐俛仰人世歲月無幾而亦無知有當日懇惻之教者悲夫

已亥春　孝廟以儒生事欲有教勅把筆擬草手戰

放之口號　聖旨使益平尉洪得箕書之命世子坐側提醒得箕聽瑩處書旣畢　上以爲有可添刪處藏之几案間時臣隨諸儀賓亦侍傍而年歲幼稚只知爲儒生事不解　聖教旨意後問洪益平則益平曰　孝廟在潛邸聞長老之言知昏朝儒流皆出權奸之指揮常用慨然及登大位屢諭於引接臣僚之時曰昏朝之將覆亡也館學儒生輩皆陳疏其叅疏者豈盡有覆亡之心乎儒生輩勤苦讀書以期進取而身操黜陟之柄者怵以禍福脅使同叅苟非大力量大見識孰能不畏目前之禍而不發驅迫乎曰仍

局促終不自脫為世所棄者不可勝數故不但儒士之誤着亦国家導率之未盡其方也欲為定式須示中外者久矣至伊日始起草而 聖旨槩曰館學及鄉校將欲陳疏則必須先期通文于中外儒生明言某日以某事拜疏同志者来叅不願者不使施罰勸叅雖居泮居學者亦許各從其志欲叅則叅不欲叅則不叅為善為惡皆自己求勿為迫脅等 教而未及筆削 方欲遂遺不得宣布云

余於 孝廟朝每見 上引接臣僚之日則宦官皆有憂色相謂曰今日廷臣得無以吾輩罪過陳達乎

注意

孝廟朝有一老璫

以上別本卯二頁也

及朝臣退出聞無其事然後始乃平心宮女亦然近習之畏朝臣非畏朝臣之敢言乃畏 上之能虛受其言也

孝廟朝有一老璫金彥謙年迫九十神精消亡特一未冷之尸而 上常置內府不令放家日給御膳人

呈邑呼在他日 顯廟下 教曰彥謙侍

昭顯有過則泣諫之終日不食明

常見其如此故常加存恤也

門

莊烈趙大妃搆萬壽殿先君翼憲公爲都提調判書元斗杓判書鄭維城判書許積

局促終不自脫為世所棄者不可勝數然不但儒士之
誤着亦国家導率之未盡其方也欲為定式須示中
外者久矣至伊日始起草西　聖旨槩曰館學及鄉
校將欲陳疏則必須先期通文于中外儒生明言某日以某
事拜疏同志者来參不願者不使施罰勤參雖居泮居
學者亦許各從其志欲參則參不欲參則不參為善
為悪皆自己求勿為廹脅等　教而未及筆削　弓
釼遽遺不得宣布云
余於　孝廟朝每見　上引接臣僚之日則宦官皆
有憂色相謂曰今日追臣得無以吾輩罪過陳達乎

及朝臣退出聞無其事然後始乃平心宮女亦然近習之畏朝臣非畏朝臣之敢言乃畏　上之能虛受其言也

孝廟朝有一老璫金彦謙年迫九十神精消亡特一未冷之尸而　上常置內府不令放家日給御膳人莫測　聖意所在他日　顯廟下　教曰彦謙侍昭顯在藩之日　昭顯有過則泣諫之終日不食明日又諫之　先王常見其如此故常加憂恤也

丙申歲　孝廟爲　莊烈趙大妃搆萬壽殿先君翼憲公爲都提調判書元斗杓判書鄭維城判書許積

爲提調入審駁基路由後苑 上要於所經別室以
待之諸台以史官之不入辭 上立促之旣對 上
親擧觴以侑之論國家大事 上自知歲候限迫語
多悽楚諸台不覺隕淚 上曰予方留意戎備措置
事多而治兵繕甲宜在於國有長君之時非奉幼主
者所可爲也逮甲寅後諸臣之以兵事遭禍者甚多矣
哉王言沒世不可忘
是日 上語及臣僚不能斷酒之弊仍曰予在潛邸
嗜酒無日不醉及陞儲位斷而不飮今年春 慈殿
以羊肉及酒一盃賜之予不敢不飮而其味甚惡爽

異苦藥蓋習於不飲而然也
趙徽奎御醫也常旺侍禁中奏技頗驗 孝廟善視
之招致兵曹政吏李正立於掖庭使付高品僚吏以
上旨告于判書許積判書曰 上旨不下于政院而
出中貴者口何可從也故付下料 上大怒捉致其
吏杖臀八十吏幾死後筵臣以爲言 上爲除其吏
内司書題以示追悔之意其改過不吝如此嗚呼盛
哉
仁祖在後陽邸誕孝廟而其乳媼有味何保之功與
妹無異及 孝廟即位封乳媼爲奉保夫人而其妹

年老為比丘尼 上念舊勞時命名入宮中亭賜衣
食而遣之 上之酬功報勞可謂盛德而至于後世援
以為例不無為害者可以為戒矣
國恤時大內及王子女家進香也必以錦繡裁成各
樣花窠插之於油蜜果如梅梨杜鵑海棠桃杏蓮花
牧丹柑柚紅柿之類無不逼真見之者疑為神功而
其糜費則甚鉅自国初逮己亥 孝廟大喪皆然過
五六年後於 孝廟硯匣中得御書一張乃遺戒勿
用綵花者也自癸丑年 寧陵遷陵時進香不復用
綵花蓋遵奉 孝廟遺意也

孝廟因山旣成 仁宣王后欲謁園陵而未知庭議
如何使余內公主私問于先君冀憲公先君據禮徑
歸人不上塚之語以達之且曰然命君下臣當力爭
后不復言
仁宣大妃常多不安節日事藥餌而不欲煩內局提調
只令御醫劑藥以進一日女侍煎藥見銀鐺色黑知
中毒狀驚告 顯廟命覈之盖於數日前研劑治瘡
毒藥而掌藥者忘其事不洗研器仍研御藥故餘毒薰染致
變銀色 顯廟大怒欲栽盬劑醫官 大妃止之得
不死

孝廟在鳳林邸受學於師傅尹善道仍問處身之方對曰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豈不爲千古名作乎盖見　孝廟聖質非常諷以韜晦也　孝廟聞之有契於心及承大統無語諸駙馬曰當日善道愛我而言而余之警惕得力爲多

顯廟在春宮時　孝廟嘗面命之曰人臣有似忠而實奸者亦有似奸而實忠者當察其衷心之如何耳

仁宗即阼　文定大妃在東朝而　仁宗有不安節金麟孫請同參議藥〻房以其非其職拒之麟孫至發聲叩胷以請之又請　仁宗移御他宮以調養觀其

事則似出於離間母子罪不容誅而人莫不服其誠忠
光海朝　仁穆大妃在上而鄭造尹訒請光海移御
他所觀其跡則與彛享彷彿而其心則逆也　仁宗惟
以不見不是處爲心一腔誠孝上質蒼穹而彛享不
顧一身利害急於保護聖躬至以議藥移御爲請而
仁宗誠孝愈彰彛享忠誠亦著光海則有猜疑之心
無誠孝之行而造訒乃請移御激動君心以爲固寵
禖爵之計此所以爲逆賊而事同心異者也趙光祖當　中
宗朝以年少書生変易旧章全無稱停其所作爲何
能盡善論人者人亦不能允協輿情而其心則皆出

於至公至正非知後世之人以私好惡爲之取舍而
掩人耳目者所以至今稱爲君子而愈久愈敬者也
汝於觀人之際只察其秉心之邪正不可執跡而疑
之　顯廟作而受命云青平沈都尉侍側得聽後言
於余
顯廟乙巳駕幸溫泉時値月明從容召見諸公子臣
亦與焉　上下教曰　孝廟嘗教于予曰予在鳳林邸
與伯氏　昭顯世子同質于瀋陽而世子平日深居
九重故人不知其有隱德予於奉令承教逹幸無罪
臣民誤認有賢德而歸心於予其時予之懔懔何

可言也予見諸臣中或有心存嫌疑自踈於予者或
有歌者世子致款于予冀邀後福者予時雖不能亦
其阿好而默有涇渭矣及登太位每見其時持正者
之擬職則輒嘉而落點居使今日宗室有得令望如
予者向之媢予者又必以向日陰害於予者待之斯
人其可信乎以正持己者某某也媢悅納交者某某也汝須知
予用舍之意也 顯廟只擧 孝廟聖教之如此而
終不暴揚其姓名
孝廟接見清使于館所從容酬酢之際清使曰國王倖
臣白鬚者何多也 上曰此皆曾事 先王者今老

矣清使曰貴国宰相亦能多畜姬妾日費萬錢乎
上曰小国地小無産国用亦不能敷臣僚安得富饒
乎仍語之曰予嘗質于瀋中見大国公卿姬妾既多
故子孫甚繁至有〻二三十子者台等有子幾人乎
大通官不解語脉誤傳曰公輩姬妾必多入房亦必
數矣清使大笑曰吾等雖欲頻數入房婦人輩慮或
致傷而拒之故入房甚稀矣以此觀之則彼此譯舌之
踈於言語必多矣傳宣志意酬應機事之時將何以
為特予念之寒心
德興大院君外祖安公坦大與其配黃氏葬在安山

城頭村至 孝宗朝有人偸埋其傍鏻坪大君潛行
以審以狀上聞掘去其偸埋者增築塋域立石以記
之東陽尉子申最奉命製文鏻坪之往返也取路於
光海朝國舅柳谷墓下有舊時所建神道碑及表石
西題曰文陽府院君之墓盛稱光海之有聖德揄揚
柳公悲禮之隆重鏻坪下馬讀過啟告 孝廟曰柳
某碑碣之至今不踣於義何如 孝宗下教曰予嘗
擧此事稟于 仁祖大王則教以事不必太分明故
予亦終不提起矣洪益平沘青平嘗親聞天語言于余
盖事在余未叨禁臠時也燕山主母尹氏墓在東郊

光海主母金氏墓在楊州皆於當時祔太廟補陵而反正後退廢者也余嘗偶過其下登覽焉園陵象設尚在焉謂朝家未遑撤去及聞 兩朝聖教然後始覺深意存乎其中矣

余於幼時陪 孝廟幸禁苑別堂尚食進午飯臣侍食才過五六匙以水澆飯飯多不能盡喫 孝廟責之曰量而後澆之使無所餘可也澆水餘飯或飼禽獸則猶爲有用之物而無知下賤全昧貴穀之道多棄擲地未免爲暴殄天物之故使之然者皆由於喫飯者甚非惜福之意也臣悚然敬服後偶於撤膳之

時竊視御盤無一粒留底臣銘諸心腑至今不敢忘
孝廟嘗下敎于諸駙馬曰　仁穆大妃昇遐之時執事之人不能慣習襲歛之事　仁祖常以爲恨汝輩須留意喪禮予夫婦千秋萬歲後親執附身之物俾無遺憾可矣臣等敬恭承命逮己亥大喪臣以年幼不能供事甲寅　仁宣王后上仙之日臣方丁憂不得入諸宮中感念遺敎常痛在心及戊辰　莊烈王后喪奉　上命掌歛事殆副當日丁寧之訓少伸螻蟻微誠嗚呼哀哉

古稱胡人質直忠樸其盡心所事非中国人所及當
崇禎癸未年間清帝汗殂于瀋陽而太子幼弱諸文
八王九王等俱擁強兵人心洶懼未有适從軍卒之
庵衛宮城者皆蛍掌抵釼曰先皇聖人也大統不啟
於吾君之子則吾將爲先皇死之萬口一談終不迴
撓太子遂立此固清帝固結衆心之致而国俗之忠
質亦足可見時　孝宗大王在質館親覩其事東還
後每語於諸公子云太子即順治皇帝也
錦坪大君衡命赴燕有氈山官裨薦桃客館者自其
朔斷月事及生男其母稱爲大君子大君卒養於家

孝廟下教曰雖僕隷賤夫非家畜所生則尚不肯認爲己子王室至親之家豈有是事耶汝雖以爲子不可以汚我家璿源錄大君惶愧卽逿其木主仍绝之後果有真父今補金姓云

孝廟己亥四月　顯廟在春宮患瘡至十餘日鍼藥繇驗皆無效或言驚可去瘡　孝廟命　顯廟處澄先樓下使宫女潜持陶瓮上樓堕而破之數十人拍掌頓足齊拜疾呼曰宫人某墮樓死矣宫中震動拜聞于遠有老宫人金氏者憂之曰吾经閲四朝矣宫中雖有事亦當静而鎭之今無事而故爲有事之

狀不祥兆也明月 孝廟有贅腫初四日辰時受鍼
午時暴薨宮中驚惶頓足宛如伊日之爲矣
己亥五月初四日 孝廟以贅腫欲受鍼余乘曉詣
闕辰時 上使申可貴下鍼〻終難穴血流如注多用
止血之藥而終不止 上召醫官柳後聖趙徵奎申
可貴至御床下 下敎曰血出如此何以止之後聖
滯泣對曰用千年石灰則可止矣內局即進此藥而
血流不止至午時氣漸微口中有語曰欲見大臣時先
君翼憲公爲領議政沈公之源爲左議政方在斷政
臺北庭聞有命與承旨史官急趍進至大造殿正寢

上已昏〻俄西蜀𢢡宮中擧哀時　啓字櫝在　大行枕邊先君戒內侍封鎖着署書臣謹封稟于　世子以藏之先君分付兵曹判書洪命夏嚴飭宿衛令訓鍊大將李浣御營大將柳赫然退在信地扈衛宮城此皆事係應行者時又蒼黃西俱達于　世子西擧行焉李浣柳赫然退出敦化門外聚軍環衛宮城此乃余終始目覩者也

孝廟嘗以鍮鐵倣唐制造燭臺以賜諸公主當時稱其華美轉相借玩余家尚有其一西比之今制黃豆錫燭金則不但色品之陋劣其制樣之朴野見者殆

欲唾而不視亦可以觀習俗之日變矣
孝廟友愛崇善樂善而王子不以庶孽之遺變釁孽者
而有所間阻常使諸公主不敢言其長短故宮中之人
亦不敢說及　崇陵之待遇不替益遵　先王遺意
也然余及余內公主之所嘗親見者也
仁祖戊子王女孝明翁主年十一行婚禮婚後第三
日設宴麟坪大君夫人吳氏及諸宗室婦女皆赴焉
將就坐翁主侍者曰翁主雖庶出貴極無級當位於
吳氏之右吳氏曰我之資級雖下於翁主當以嫡庶
次坐相持不能決聞於大內命翁主居上自後骨肉

間情義頓衰或者惜其兩不相讓而且謂兩家他日之禍未必不貽於此及 孝廟朝諸公主之婚使吳氏坐於當宁王女之上蓋用家人禮而亦懲前事云

孝廟戊戌秋濟州貢馬中有身白而鬣黑者體大健步見者以為龍種時益平洪公於諸駙馬為最長而余新為儀賓家被異遇人謂此馬不歸於益平則必歸於余及經 御覽特賜崇善君先君聞而喜之曰不勝愛惜而賜麻彝真盛德事也

孝宗大王在鳳林邸聞有陞儲之命送言于平日所

客胥文官其曰自此更無從容相見之期願一見之
文官以微服乘昏進謁　孝廟晚年嘗以此事語
顯廟曰予之邀致雖不及深思而爲人臣者何敢潛
来於世子之家乎余後乃覺得已疑其心近觀其所
爲他日决不能以正導汝者汝須知之此乃　孝廟
之密諭於　顯廟者而諸合主適在窓外得聞天語
云余只聞其人之爲文官不聞其姓名
仁祖朝後宮張氏進士留之女也以乙亥選入宮無
子女至　孝廟朝請以他後宮出王子樂善君澮爲
子托後事　孝廟語　顯廟曰張氏婦人也設有不

循法度之事人或怨之若以溥爲子則事之不善者
必皆歸咎於溥溥將以無妄抵罪安得保全性命乎
竟不許之其欲生慮遠之意至矣張氏封至貴人沒
於　顯廟辛亥
有一舊宮乃　穆陵外裔也以尙宮婢爲妾舊宮妻
上書于　仁宣大妃願令尙宮還奪其婢　妃下其
書于屬尊宗室使開諭之又有戚里家婦人乞得米
布銀錢爲　主上祈禱　妃不答亦不令外人知之
蓋　孝廟撫恤宗戚務爲全安故　妃亦克體遺意
終始掩覆以固盛德事而戚聯宮禁之家益無恐畏

之心多有犯科者而求乞徵索無異儕友之間少不
滿意谷肆怨詈云
曹姓尚宮光海後宮許氏之侍婢也癸亥後 仁祖
召置內籍而常有不平意 顯廟誕降受保姆之任
顯廟五六歲時把火為戲曹獨在傍言曰乃祖以火
得國乃欲效之耶蓋怨 仁祖擧義兵而言也 顯
廟默識之未嘗有幾微見於辭色及嗣服未久召曹
伏庭下曰汝記某歲事乎伊時非不知白乎 上而
以汝有阿保功不忍其受重戮忍至今日矣汝不可
因在宮中命奪女官告身黜置私家仍以其罪狀語

姊妹諸主宮中人始知之莫不震惧許氏即留守潛
之孫女也光海遜位後居外第而曹不忘舊誼時節
送衣服飲食至死不替云此則不無可觀者矣曹既
黜 上猶念其勞廩給終其身及其死也葬費皆出
内帑云
顯廟在春宮有某姓内侍造進捕禽獸罠械百般求
媚 顯廟極愛之他宦莫敢望焉己亥五月 顯廟
即阼人皆謂某宦必專内事乃以巧佞被斥終不復
近龍床
顯廟丙午年間有女巫莫禮者出入大内及諸公子

家與宮女輩對食多妖幻事臺官將捕治之巫入隱
於永巷中不出後渡入別宮與梁姓宮女對食守璫捕
白其狀　顯廟命付內司獄並宮女杖殺之
時又有一儀賓有所眄婢一兮子家謂婢將不利於
其女主增飾其過以聞于東朝命囚內司獄杖之吳
璫以恭時掌司事謂諸吏曰流言誤徹致有此命而
此婢若死人將曰國家為公主妬忌而殺之豈不大
為聖德累乎語杖者使不猛下　婢得不死以恭身
為黃門不為進迎何順而乃以上累　聖德為慮是
不可以無傳也以恭始事光海歷侍　仁廟及　孝

廟己亥大喪爲侍陵官歿于 顯廟朝

顯廟嘗送淸使於西郊淸使告辭 上出立階上揖

送之淸人旣數馬前去畢卒傳語者將告本兵以啓

于 上竭蹶疾走之際不能察視遽至觸冒幾不免

顚仆賴內侍扶擁得無事左右侍者莫不驚愕失色

請付有司依律處之 上笑曰無情也奚可深治命

本兵決棍五六度以放之時臣以別雲劒入侍目覩

之

丙午年間 莊烈趙大妃疾瘳後同 顯廟幸後苑

妃召諸公子投壺射的使居魁者乘馬居末者扶轂

龍呼唱前導樂善君居末大舜呼唱作辟際狀少無
幾微見於色又樂善有所眄睥隨其夫人入宮 上
欲資大妃一笑使樂善負之以行樂善負之甚勤汗
流滴地不聞命不敢舍人知其必能保全終始也樂
善即 仁祖朝王子名濬卒於乙亥三月十四日壽五
十五
国君即位而治椑古制也我朝亦然而藏於長生殿
漆滿百度則歲加一漆而 祖宗朝副件亦有藏焉
者 宣廟朝壬辰之亂爲倭賊刃斫不堪供用至
孝廟朝命去漆而視之則木理頗好而有數三補孔

處今尙留在　祖宗朝垂制可見矣邇來自搢紳大夫至閭巷賤流競尙侈美務勝於東國秘器若此不已將有爲金棺者可慨

国恤時進香外則八道監司內則宗親議政忠勳敦寧儀賓五存及王子女外無敢爲之者甲寅年　仁宣張大妃　顯廟兩国恤時麟坪大君子女謂嘗蒙恩養之澤自願進香而国家許之非古例也　顯廟大行之日国舅金佑明欲進香旣奠畢果聞国舅家曾無進香之例乃止金公之謹愼守法如此

顯廟庚子歲有一女人至余會賢洞親第自稱內人

求謁於余慈親而公主侍婢亦稱内人故意其為余
公主之侍婢也命之迎入則曾所未見者問其何人
則乃 莊烈大妃殿侍女而為其族人被囚者訴冤
而來慈親大駭之亟令退去而且謂事不可秘聞于
大内 顯廟命下内司獄杖訊三十度作配于遠地
其人名次叢云
仁宣張大妃節用蓄積前世無比而其賜諸駙馬貂
帽章服也必前期留意辛勤經營余輩聞自内措備
之說者至過四五朔後始乃受賜服而入朝班則光
艷特出於衆中在庭者無不指点稱美故余知措辦

章服之不易矣今則滿朝卿宰所著煖帽皆是唐貂衣服之華奢踰於昔日吾輩所得者豈辦備之路有易於前耶抑士大夫之富饒優於內儲耶余不能知也

仁宣大妃殿有內人迷礼者自稱為王神所憑多有怪誕事宮中供奉甚勤久之出送其父母家乃識內安山地也其居處衣食一如王者而人無正其罪者宋相国時烈聞而駭之陳于　顯廟亦配遠地

掖庭别監林義俊癡騃人也少以趫捷自負而宗無過人者常誇詡大言曰宮墻雖高吾可超越常自期

以崑崙奴之事至　顯廟癸丑冬宮人巡夜者見人
有當前而立者大呼有賊而怳惚之間失其所在君
有踰垣之状而捷如飛鳥不能下人思　上命按治
掖庭僕隷〻〻多以義俊平日誇勇之言上聞者是日
義俊適宿闕中　命下内司獄杖足訊問而終不承
欵久始蒙放而一脉如縷矣此可以爲無宗自大者
之戒也

丙午　顯廟之幸溫陽也命中官金以秋入京城取
御藥以來以秋不自賫使人持而先行渠則追後後
行上怒命决三十棍而使監視承旨施杖於單褌

上蓋在物之怒不以近習有貸而矜憐天疾仁意藹
然聞者感歎其時承旨金光城萬基也
顯廟朝内侍金以性以善射聞嘗於禁苑射野鵝折
其一脚而飛去然其栖止常不離禁苑 顯廟出臨
見一鵞獨足跉踔而状可矜問其故内侍以實對
顯宗惻然愍之 天顏不怡者良久每見輒然其仁
愛及物之德如此嗚呼至哉
顯廟嘗召諸台子儀賓于醉香亭賞菊使青平尉沈
益顯書韓稚圭寒花晩節香之詩付壁仍諭以保晩
之難蓋勉戒臣等也 天語諄諄不知日之夕矣曰

從容下　教曰　孝廟嘗謂鄭斗卿之詩不下於李長吉而予聞其人濶於世事决不堪爲應俗宰相可恨仍吟其詩域中王亦大天下佛爲尊之句曰予外祖谿谷張公見此句以爲可與李杜上下云　孝廟在潛邸親聞而教予故予至今不能忘已而又下教曰　仁祖　孝宗每以金宗直之不典文衡爲国朝欠事鄭斗卿老病雖不行公以其文章終不得以大提學書於丹旐則豈不冤乎盍　聖意欲以鄭令朝拜夕遞以華其銜而恐朝臣不知　聖意而彈駁之有所沮且也鄭公官至提學終不得主盟詞壇於此

可見　聖考謹於官人而亦有數存乎其間也　顯廟語及鄭公多補東溟又嘗求得東溟詩稿使字官繕寫粉絵以錦粧䌙常置香案之上　上之愛重文章如此
顯廟丁未冬聞有僧戒習者以其生年月日問于水原村盲陳姓卜者曰我之四柱與　上命孰勝水原倅聞其事构戒習報方伯方伯狀聞之　上頗驚動夜半開門牌召大臣諸宰雜治之時　上之姊妹諸主在宮中問於老宮人具氏曰僧非補兵犯闕者只是語言不道徐當戮之何至夜半設鞫耶具氏曰貴

主不知耶自古人君身居大宝常恐為人所奪故雖
指牧童樵夫以為〻廷亦不能無疑若非平日謹慎
素著則雖至親骨肉之間猶不得自脫貴主生長太
平只知有非常恩愛豈知天王家法度截然可畏如
此乎他日累經事變則貴主必思老婢之言矣
顯廟嘗於禁中見姊妹諸翁主攜子入闕命使至前
賜以黃柑仍敎之曰汝輩今日食此柑者當以不為
黨論為他日報答之地也 聖主之深惡黨論如此
顯廟朝有儒臣陳于榻前曰 祖宗朝貂璫之賜在
卿宰亦罕至於堂下官則絕無或有而皆因直言及

軍功未有以微勞濫施者近聞内司別坐朴良臣遂合辭以啓曰儒臣所達果非虛語則其損聖德大矣上曰良臣於新豐府院君還葬時監董竣事故予欲慰慈殿之心果有所賜矣諸臣如以爲不可則還收何難乎新豐即上之外祖谿谷張公也伊時入侍諸臣欽仰玉音至今以爲美事

順治庚子顯廟有眼患余與沈青平入謁上曰予病甚重君輩脈色坐次皆不能下只憑語音認得誰某矣左右聞此教莫不掩泣時公卿諸臣奏事不用文書只抄大事面禀以決中外遑遑罔知所爲未

一年而復常寔賴天地宗社黙佑之靈而醫者歸功於鍼藥女侍輩歸功於神佛自此醫官輩日以驕肆巫覡僧尼又得蹊逕巫尼蹊逕非 上所知而至今為國家害

余内叔静公主之喪出於戊申五月五日及將卜山也 崇陵 下教於臣曰天子諸侯及士庶人之葬皆有月數而今世士大夫多不遵用妹氏之葬毋踰三月之期使今日臣僚知予意之如此也臣承 命惶恐以其年七月九日葬焉

顯廟朝水原府有傳諱李一善之族侍一善不遵官

別本亡佚

令府使文治杖殺之後死者之女族一善之奉勅來
東訴曰文治之殺吾子不但侮大国亦辱君不治文
治則將使東人輕中国一善聞而有辱国語金恭判
始振時府使集軍校斬其人以徇曰汝而不治何以
使民一善知以為姑則我自當之後有以是事白
上者先君翼憲公進曰始振為国家殺賣国之人雖
快一時觀聽其寀擅殺人命也朝家知而不治則近
於無法將開輕殺之路君治擅殺之罪則無以懲小
民輕朝廷之心固宜置之於不知不聞之中而至達
於黈纊之下臣恐司是大為後弊也 上曰卿言是之

矣

孝廟朝有進稚熊於九重者養之徑年而其受制於人漸不如初諸内侍交告必爲患請殺之　孝廟將從之　顯廟在東宮進曰熊雖害人之物而姑無受其害者今若慮其未然之事而先殺之則恐非仁人之心宜放諸深山也　孝廟聞而大喜曰爾之臨御必無以猜疑見殺者爲爾臣子者可謂有福也仍命消人護放于深峡之中其後　顯廟君臨十五載無一冤死者　孝廟當日之教驗矣

李相国浣爲守禦使有吏犯罪將抵死吏有妹爲

仁宣大妃殿侍女憂然涕淚 大妃見而哀之使淑
敬公主請于李公以輕其罪李公曰吏罪重不可赦
余雖親承懿教不宜順旨屈法况以曲逕乎願公主
更無爲如此之請 大妃聞而愧悔 顯宗益加敬
憚焉公主卽李公妹孫興平尉元夢鱗之內也
金右相文忠公錫胄 明聖大妃伯父忠肅公佐明
之子也甲寅後以國戚長本兵兼御營大將時首相
許積有孼子堅其所親者以堅所謀不軌事來告金
相金相因內侍啓于 上黙一番人起鞫獄次第定
罪遂錄保社勳封清城府院君 明聖王后以 諺書戒

相国曰吾家世遵清儉固守窮約至于御身既拜司
馬兼帯大將又封勲爵予甚憂懼不能安寢矣回内
侍告密雖由於萬不獲已一之不可决不可仍以為
例也事不守经務為權宜則不但得罪於公議主上
亦必有不是之心君心既厭之後吾於　主上為毋
亦無可救之道矣小心奉職初不抵罪可也天王家
與士庶家不同罪狀彰著則雖至親之間亦不得免
焉故余有一女明安公主甚愛之　主上亦甚友愛
而余每以謹慎毋作過為戒矣諸臣朋比之習雖曰
可惡而自君父視之是臣子人命多死則不祥莫大

說與諸臣治獄之際務存寬大宜矣如此等教丁寧
懇惻不啻累百言而多不能記其全令人一字一涕也
金右尹錫翼為余言之余以是問金相金相出諸箱
中以示之金台號息庵至己巳削勳追奪官爵甲戌
復官 賜祭
孝廟丙申余入大內聞老宮人老璫輩所言則闕中
奢靡視祖宗朝倍加逮余婚禮之日又見諸公主服
飾曰 祖宗朝王女則未嘗有如此等服飾云而近觀
諸貴主家帳御飲食服用不啻十倍於其時未知前
頭更增幾許也且記婚禮時尊貴家婦女赴燕者甚

多而其中擲坪大君夫人及淑安淑明淑徽三公主
外無用綉凰胷背者可見等威之猶存而今則士大
夫家尋常宴席士人庶孽之妻女亦着綉凰胷背亦
可以觀世变也丙申距今未過五十年而以其時御
室服御較之即今諸王子女居處則大有所不及者
矣

明聖金大妃於庚申後使身錫翼傳言于金相錫胄
曰 主上春秋方富域內姑無盜賊邊境亦且安謐
當得謹慎之人付之兵權使其持重鎮安而已然時
將任不可授諸求進之人必固辭求退者處之能知

固諱則必知將兵任重能知將兵任重則能小心不懈

今上二十七年辛巳三月廿六日晝講時承旨李世載陳于榻前曰光海君墓在楊州牧其外孫奉祀者將欲加土而以事力不逮請得役丁許于礼曹及備局以不爲啓達故臣敢仰達矣光海廢置後　仁祖聞其疾病則必賜供苐物及其歿宰臣以治喪不謹至爲陳疏今於墳墓加土時宜有助役之道矣　上可之命給役夫